

教育研究集刊

第五十四輯第三期 2008年9月 頁1-32

從「認識自己」到培育「英雄心靈」 ——論 G. Vico 的大學教育思想

吳靖國

摘 要

本文透過 Giambattista Vico 的九次演講內容及相關著作來掌握他的大學教育思想。本研究指出，Vico 以「認識自己」做為學生的學習起點，而將培育「英雄心靈」的理想人格——知善惡、重榮譽、講誠信、愛人類、創新知，視為學生的學習標的。而在達成理想人格的過程中，必須讓學生理解自身與宇宙、國家、他人的關係，以及理解自身擁有的腐敗因子與神聖特質，透過學習各種博雅學科與科學研究，來掌握整體與融貫的學問，並經由理解上帝的智慧來促使自身不斷向善發展，才能運用這種崇高的心靈來關懷萬物、為人類謀福祉。Vico 的大學教育思想具有傳統的博雅特質，融入了宗教色彩與集體主義思想，雖然不是一種系統性的論述，但提供出的神聖氣質與宏偉視域，可以說是教學、研究、服務的根基。

關鍵詞：英雄心靈、詩性智慧、教育哲學、博雅教育

吳靖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電子郵件為：wuckuo@mail.ntou.edu.tw

投稿日期：2008年3月18日；修正日期：2008年5月16日；採用日期：2008年7月1日

Beginning with “Self-Knowledge” for Educating “Heroic Mind”: On G. Vico’s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University

Chin-Kuo Wu

Abstract

Through Vico’s “Inaugural Orations” and his relevant writings,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his thoughts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Vico used “self-knowledge” as the entry point into the academic world, with a goal towards developing a “heroic mind,” a mind that could distinguish good from evil, regard for honor and sincerity, express solicitud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 beings, and create knowledge. To achieve this goal, students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verse, country, and others, to be aware of their own corruptive and divine characters, to learn from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to build up systemic knowledge, and to acquire the Wisdom of God to develop lofty minds that care for all creatures and well-fare of mankind. Although Vico’s educational thoughts, which encompassed liberal traditions, religions, and collectivist consciousness, were not seen as systematic, his orations on the divine mind and sublime horizon could be a firm foundation for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in a modern university.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BER/?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Beginning with “Self-Knowledge” for Educating “Heroic Mind”: On G. Vico’s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University 3

Keywords: heroic mind, poetic wisdom, educational philosophy, liberal education

Chin-Kuo Wu,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E-mail: wuckuo@mail.nto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Mar. 18, 2008; Modified: May 16, 2008; Accepted: July 1, 2008

壹、前言

「認識自己」(know thyself) 是古希臘的人生智慧。在 Plato (427-347 B. C.) 《對話錄》中的〈申辯篇〉(Apology) 中記載了 Socrates (469-399 B.C.) 爲了領袖神諭而到處找尋最有智慧之人，他與政治家交談之後，發現自己與政治家的差異點，於是下了結論——「他無所知卻自認已知，而我知道自己無所知」(Plato, 1956 version: 64)，Socrates 繼續和詩人、藝術家交談後，情況都與政治家雷同，他終於理解神諭何以指示他是最有智慧的人。

這賦予了「認識自己」一個深層意涵：真正有智慧的人乃是一個可以知道自己無知的人，而這乃是追求真理的起點。這個意涵也出現在十八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對大學生的演講中：「一般人宣稱已經知道了一切，而受教育的人知道他自己的無知」(Vico, 1993: 89)。也就是說，教育乃是讓人得以「認識自己」的途徑，而一個真正認識自己的人(有智慧的人)，也就是一個知道自己無知的人；故「無知」成爲一種渴望理解、追求知識的動力，進而促使人類社會的發展，¹而這正是鑄刻在古希臘德爾菲阿波羅神廟門前永垂不朽的黃金字體「認識自己」所蘊含的深層意涵，故被 Vico 視爲是「實踐於達成幸福生活之最有智慧的箴言」(Vico, 1993: 38)。事實上，Vico 所闡釋的「認識自己」乃偏重於討論「認識自己的精神」，他論述的重點是「了解自己內在擁有什麼能力與特質」，並進而將之連結到上帝的精神，雖然這種作法也是爲了讓人們得以追求和掌握「真理」，²但是他所賦予「認識自己」的意涵已經與 Socrates 所彰顯出來的意

¹ Vico 在《新科學》(New science) 中指出，「好奇心是人天生的特質，它是無知的女兒和知識的母親」(NS189, “NS”係該英文書名之縮寫，由於 Vico 在《新科學》內文中，各段落前面係以數字順序標示，故凡本文中從《新科學》引用之內容，便以其段落前之數字來表示，例如 (NS189) 即表示引自《新科學》中第 189 段)，對 Vico 而言，人類的無知乃是促其得以結合天神與自然的契機，也是社會起源與發展的動力 (吳靖國，2004a)。

² 不管是在《新科學》或演講中，Vico 所揭示的「真理」都指向「上帝的智慧」。

涵有所差異。

由於 Vico 擔任那不勒斯大學修辭學教授，他被賦予必須在每年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從 1698 年到 1708 年共發表七次，之後學校受到政治影響並未延續這個制度，到 1719 年才又進行第八次演講，以及在 1732 年以〈論英雄心靈〉(On the heroic mind) 為題發表了他最後一次演講。Vico 的第一次演講以〈論認識自己〉(On self-knowledge) 為題，而第九次以〈論英雄心靈〉為題，雖然歷時三十餘年，但頗具有前呼後應、一以貫之的整體思維。

Vico 在最後一次演講中，自述他三十三年來在修辭學領域的教學和研究是熱情、認真與嚴謹的，而從演講內容也可以發現，他面對學生時表現出引經據典、慷慨激昂、滔滔不絕的言詞，具有十足修辭學家的雄辯氣質，而且從他的著作及演講中，都可以看出承繼了文藝復興思想 (Garin, 1981; Verene, 1981) 與啓蒙運動的理念 (Berlin, 1980)；故 Verene (1993) 指出，「認識自己」乃是語言修辭概念與道德哲學基礎的主要內涵，透過 Vico 的演講，才得以重見這種純粹的人文教育理想。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英雄心靈」揭示出一種理想的人格特質，也代表人類智慧的最高展現，可以說是人文教育理想的真正實現。

Vico 的演講稿被後世學者 G. G. Visconti 彙編成拉丁文版本的《開學演講》(Inaugural orations)，Pinton 與 Shippee (1993: 141) 將之譯為英文版本《論人文教育》(On humanistic education) 一書，並在附錄一中附註說明，其指出 Vico 原本想要將前七次演講稿整理出版，便為各篇訂立了題目，以做為書籍之目錄；他為演講稿訂立的題目分別是：讓我們持續培育心靈的神聖能力、讓我們經由德性與智慧來形塑我們的精神、讓我們遠離虛假與空洞的學問、讓每個人能為公益而接受教育、讓我們用學問來助長軍事的榮耀與政權的偉大、讓我們儘可能地清除墮落人性及促進人類社會、論做學問的方法。

從這些題目可以隱約看到 Vico 對大學生談論的重點——為學、修身、治國、謀幸福之道，而從演講內容則可以進一步領會到，他展現了人文教育學者的淵博學問與寬廣視域，而《新科學》一書幾乎包含今日人文社會科學的大部分題材 (郭博文, 2000)，涵蓋了歷史學、神話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人類學、文學理論、哲學、美學、宗教學、教育學……等領域，故 Vico 是一位極具「通

識」的學者，而且這種通識觀也充分展現在他的演講中。

在 Vico 所談論的教育思想中，並沒有直接為大學生標示出「認識自己」是教育的起點及「英雄心靈」是教育的目標。然而對 Vico 而言，「認識自己」是要學生了解自身內在擁有的能力與特質，這是追求生活智慧與實踐幸福人生的最重要途徑 (Vico, 1993: 38)，故大學教育由此出發才能讓學生獲得追求智慧與幸福的基本能力；再者，「英雄心靈」所揭示出的知善惡、重榮譽、講誠信、愛人類、創新知，乃是經由體認上帝（真理）而獲得的能力，擁有「英雄心靈」才得以充滿智慧而實踐幸福人生，這是大學生在教育過程中應該追求與達成的教育目標。

據此，本文以 Vico 對大學生的演講內容為核心，並輔以其他著作；首先討論大學教育的起點——第一次演講的「認識自己」，以及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第九次演講的「英雄心靈」，進而掌握貫串其中的大學教育思想，並提出相關省思。

貳、「認識自己」³——認識人類的神性本質

一、「認識自己」的精神

在《自傳》中，Vico 讚頌 Plato、P. C. Tacitus (55-117)、F. Bacon (1561-1626)、H. Grotius (1583-1645) 等人，並自述深受他們影響；然而，從 Vico 的演講內容來看，卻受 Plato 和 M. T. Cicero (106-44 B. C.) 的影響較深，尤其常引用 Cicero 的思想為學生解說學習重點。對「認識自己」的解說，也引用了 Cicero 的概念：

……最有智慧的雄辯家 Cicero 以他崇高的話語來解釋這個神聖的力量，他說：「『認識自己』的意思就是『認識你自己的精神』」。(Vico, 1993: 38-39)

另外，Vico 在說明身體與精神的關係時指出：「身體是精神的容器或庇護所，你所做的一切也就是你的精神所做的」(Vico, 1993: 39)，這是一種身心二元論的見解，強調身體表現是精神運作而產生的，具有濃厚的 Plato 思想色彩；並且 Vico

³ Vico 所指稱的「自己」，並不是以「個體」的角度，而是一種泛指「人類」全稱用詞，所以「認識自己」也就是指「認識人類」。

在導引學生認識自己的過程中，將精神對人類的作用與上帝對萬物的作用相並排，進而透過上帝的能力來比喻精神的特質：

……上帝不斷行動，精神不斷生產；世界因上帝而存在，但世界消失上帝仍然存在；身體能夠經驗是因為精神活化了它，你可以毀滅身體，但精神仍是不朽的。最後我們可以說，上帝是自然的精湛藝術家，而心靈則是藝術的上帝。(Vico, 1993: 41)

其中「上帝是自然的精湛藝術家，而心靈則是藝術的上帝」一語，更指出了精神（心靈）與創作之間的關聯性，⁴不但強調精神是人類展現各種技藝的來源，而且這種技藝表現本身即是一種創作的歷程，猶如上帝創造萬物一般。而從引言中可以看出 Vico 賦予「精神」的基本特質：主宰性、創造性、永恆性等；但不僅於此，他進一步從上帝展現的特質來指明「精神」蘊含的神聖和超越的特質：

就如同上帝經由那些已經創造出來而包含在宇宙中的事物而被認識一般，精神也同樣經由超越萬物的理性，經由睿智、才能、記憶和創造力而被認知為神聖的，而精神最能夠體現上帝的形象。精神存在於人的身體之中，就如同上帝在世界之中一般，上帝遍布於世界各個地方，精神也在身體的各部分，兩者都脫離所有的物質性而沒有混雜於肉體，純然而行。就如同上帝透過世界而表現出來一般，精神也透過身體而表現出來，然而，上帝並沒有被侷限在世界中，精神沒有被侷限在身體裡。(Vico, 1993: 40-41)

從中可以看出三個重點：第一、人的精神會透過能力而表現出來，故可以藉由展現出來的理性、睿智、才能、記憶、創造力等能力，而被認知；第二、透過

⁴ Vico 在陳述上帝與精神的相似性時，也常混雜使用「心靈」(mind) 一詞，並未嚴謹地進行區分，但在陳述智慧與德性的關係時，「精神」與「心靈」兩者具有不同的內涵與作用，將在文後說明。此外，本處提及的「藝術」(art)，具有古希臘哲學中「技術」(tekhnee) 的意涵，而從 Aristotle (1953 version) 的《尼各馬科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 中可以看到，「技術」的意涵相通於「藝術」，並且所展現的是一種「創作」(making) 的特質。

這些展現出來的能力可以認識到精神的神聖特質，而這些特質就如同上帝可以創造萬物一般神聖；第三、精神超越形體，獨立運行且在身體之中，它主宰著身體而不被身體所拘束。

綜合上述，可以歸納出 Vico 賦予「精神」的四項主要特質：主宰的、神聖的、超越的及永恆的，從中可以看出，他揭示的精神觀深受古希臘哲學的影響，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必須了解的是，Vico 未將「精神」等同於「理性」，而落入理性主宰肉體的論述，他反而強調一種結合身體中蘊含的知、情、意而整體展現出來的「感受」(sense)，視之為人類獲得思考內容的起點，「是認識事物的唯一途徑」(NS374)，而且是人類得以運用想像力、記憶力、覺知力、理解力來展現原創力的基礎(吳靖國，2005b)。也就是說，Vico 述及的「精神」概念，雖然某種程度具有 Plato 理念及宗教色彩，但也富有文藝復興所蘊含「主體覺醒」的精神；故不能僅從他闡釋精神與上帝的關聯性來理解他的思想，也需要理解他對「人性」的整體觀照。

二、「認識自己」的本性

就 Vico 而言，「精神」一詞與「德性」(virtue) 息息相關，而「按照希臘人的觀念，任何事物的功能發揮出色就叫德性」(徐長福，2005：11)，故「精神」也就蘊含著充分展現人類本性的意涵。也就是說，要理解人類的精神，就必須回到人類的本性來進行理解。Vico 在《新科學》中指出：

……人們因為原罪而已經從完滿的正義墮落下來，便總是想要做完全不同於正義的事，或常常想要做與正義完全相反的事……。(NS2)

這種「原罪」的思維，促使 Vico 從「慾念」來理解人性(吳靖國，2004a，2004b，2005b)，他以人類學的角度來探究社會起源的根本要素，認為需求(needs)和效益(utilities)是人類對事物進行思考及形塑社會制度的最根本起點(NS141)，由於自愛(self-love)迫使人類將自身的利益當做主要目的，進而追求一切對自己有利的事物(NS341)，這是人類最原始的心理特質。

Vico 使用「詩性」來泛稱人類的原始心理特質，它除了自愛之外，還包括好

奇、想像、揣測、畏懼、誇大、迷信等，並藉以區隔出「詩性」比「理性」更根源於人性（吳靖國，2004b，2005a），而人類社會起源的創建過程主要的原動力是來自於詩性，不是來自於理性。⁵

在《新科學》中，將人類發展的時代劃分為神性時代、英雄時代與人道時代，依照 Vico 的想法，這三種自然本性的發展順序是——神性特質、英雄特質、人道特質，但是「這三種本性並非是全有或全無的，三者之間可以說是一種共存而具有發展順序的潛在特質，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中發展出現不同的本性」（吳靖國，2004a：67），故「天神、英雄、人三者是同時開始的」（NS446）。從個體來看，每個人都同時潛藏這些自然本性，只是某些本性被開發、某些未被開發而已；從時代來看，這三種自然本性同時開始，而在某個時代會突顯某種本性特質。

據此，人性中原本就蘊含著詩性、神性與理性，人類德性的開展，不是以詩性為核心，而是讓神性來導引詩性，所以 Vico 指出：

所有的德性都根植於虔誠和宗教，也由此讓這些德性能夠在行動中產生效用，並且人們以天神的意志是善的為根據來做為他們自己行為的目標。
(NS14)

對 Vico 而言，當人類的心靈受制於情慾時並不自由，人類能夠控制自己的獸性才開始運用自由，而迷信所帶來對天威的畏懼，乃是促使人類控制淫慾衝動的關鍵（NS340, NS503），這時人類才開始運用人道的自由，由肉體的淫慾轉向心靈的活動（NS1098），所以「人類心靈的神奇力量，藉由自身的反省，帶領人們到達最高善（至大至善的上帝）的知識」（Vico, 1993: 46），這種最高善的知識，也就是 Vico 所指稱的「智慧」。

⁵ Vico 指出：「異教人類制度立基於詩」（NS214），而 K. R. Kesson (1999) 指出，「詩」（poiein）也就是「創作」（to make）的意思，故「詩人」在希臘文裡就是「創作者」（NS376），而由最初的民族創造社會的領導者，稱為「神學詩人」（NS6, NS916）。Vico 指出，人類透過詩性能力創造出各民族自身的天神（NS34, NS193），進而啟發了智慧，讓自身的行為朝向善意（NS343），這正是 Vico 使用「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一詞的意涵。

三、「認識自己」的智慧

在《新科學》中，Vico 說明「詩性智慧」時指出：

……智慧是一種能力，也就是一種主宰我們獲得組成人文學科之一切學術和技藝的所有訓練之能力。Plato 將智慧定義為「人之完善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特質，乃是由心靈和精神（或者我們更喜歡說是智能和意志）所組成，智慧的功能乃是實踐人的這兩部分，經由智能（心靈）而讓意志（精神）展現，目的在於透過被最高事物之知識所照耀的心靈，而精神將可以被導引去做最佳的選擇。(NS364)

從這段引言可以掌握到 Vico 在「智慧」概念中所蘊含的三個重要意涵：

第一、「智慧」是一種能力，是一種促使人走向完善的能力。⁶

第二、人類的智慧包含了心靈和精神（spirit）兩個主要特質，心靈是智能的活動，在於掌握真理，而精神是意志的活動，在於實踐德性，智慧乃是透過真理而展現出德性來。

第三、人類的心靈掌握了最高的知識，也就是理解了上帝的知識，才能夠讓精神獲得最佳的抉擇和表現，進而產生人類最高的智慧。

Vico 在 1707 年的演講中，進一步指出智慧是由神聖事物的知識、對人類事物的審慎判斷和正確而適切的言說（Vico, 1993: 132）三者所構成，遂將「雄辯」視為構成智慧的要素之一；他認為「人的墮落首先是由於語言的不恰當，其次是心靈被意見弄亂，最後是精神被邪惡污染」（Vico, 1993: 127），而這些問題都有賴於智慧來解決：

智慧有下列各種職責：用雄辯來駕馭愚昧的衝動，用審慎來導引他們遠離錯誤，用德性促使他們取得善的意志，並且依據每一人的才能，經由它們得以熱切地繁榮我們的社會。能夠做到如此，事實上已經超出了人類的部

⁶ 在此，Vico 並非純然從人類來描述智慧，而是將智慧視為一種存在，它存在於人也存在於上帝。

分，所以可以說，已經接近神了。(Vico, 1993: 130)

也就是說，人性中有向善的因子，也有墮落的因子，「心靈因為錯誤而誤入歧途，精神因為激情而墮落」(Vico, 1993: 112)，要遠離墮落走向善意，就必須靠「智慧」，「使用真理治療心靈，德性治療精神」(Vico, 1993: 112)，而這個治療過程的關鍵處在於：透過被最高事物之知識所照耀的心靈，而讓精神可以被導引去做最佳的選擇。⁷對 Vico 而言，「真正的智慧應該教導天神事物的知識而去導引人類事物朝向最高的善」(NS364)，所以人類智慧的展現乃是讓社會制度朝向天神的善性來進行發展。

綜合上述，Vico 指稱的「認識自己」意謂著認識自己的內在能力與特質，大致包括了認識人的精神、認識人性、認識智慧，並從中理解人類與上帝的關係，才能在善的導引下，為社會做出正確的事！

參、「英雄心靈」——體認上帝的智慧與崇高

一、「英雄心靈」的意涵

在《新科學》中，Vico 從神話故事來推演人類社會的起源，指出最初的民族都是詩人(NS470)，而詩人具有一種英雄性格(NS873)，他們領受上帝的智慧而將之轉為人類的智慧和行動，進而創建了人類社會；而這些創建社會的領導者被稱為「神學詩人」，他們是各民族最早的智者(NS916)，他們所具有的英雄性格，其本性乃是崇高的(NS187)。

Vico 在第九次的演講中進一步界定出「英雄」的意涵：

「英雄」被哲學家界定為始終追尋崇高事物的人，根據這些哲學家的看法，崇高乃是指下列這些無窮的宏偉和價值：首先，在自然之上，是上帝自身；

⁷ Vico 指出：「在宇宙中最高的事物乃是那些轉向上帝和接近上帝的事物，而最佳的選擇則是那些朝向全體人類之善的選擇」(NS364)，此乃將人類智慧、上帝、社會福祉三者進行整體的連結。

其次，在自然之中，這個神奇的整體結構便擺在我們的面前，也就是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人的宏偉以及沒有任何事物比起人的福祉還重要……。

(Vico, 1980: 230)

將這段引言與前述「智慧」內涵結合，將獲得以下三個重要意義：

第一、「英雄」是始終抱持「追求崇高」的人，這樣的人追求的是無限的宏偉與價值，故將不斷地超越自身的侷限。

第二、「崇高」是指上帝自身，人類對上帝進行理解，也就是在追求最高真理，這是心靈活動的最高價值。

第三、「崇高」也指人類自身，它包括人類神聖的內在本質，以及超越個人的社會福祉，「崇高」的追求將表現在「德性」的正確行動上。

也就是說，「英雄」在追求崇高事物的過程中所展現的就是「智慧」，而且必然是在「認識自己」的基礎上，才得以讓心靈充盈著崇高與宏偉的氣質——也就是「英雄心靈」，進而實現出崇高的作為——即實踐社會福祉。Vico 指出：

……心靈中的英雄氣質，將充盈著上帝，變化你的內心和意志，去達成你學習中所要追求的事物，並且洗滌和純淨所有現世的慾望，以巨人之勢嘗試闊步邁向擬將去實現的事……。(Vico, 1980: 231)

據此，可以看出三個重點：第一、心靈「充盈著上帝」，意即「掌握了最高真理」，也就是說，擁有英雄心靈者乃是能夠掌握最高真理之人；第二、掌握了最高真理，才能讓自己改變氣質、變化意志、純化精神，而獲得宏偉與豁達的胸襟；第三、擁有這種崇高的英雄氣質後，將會從內在散發出一股恢弘的正氣，進而轉化成行動力，展現出自己崇高的德性，用以去實踐社會理想。

然而，人類為何得以讓心靈充盈著上帝進而掌握最高真理呢？正是因為人的內在擁有一種「近乎神性的心靈本性」(the near-divine nature of your mind) (Vico, 1980: 230)，不能認識自身擁有這種神性心靈本質，也就不能正確「認識自己」，將無法展現這種偉大而崇高的能力，故 Vico 指出：

人們因為缺乏勇氣而壓抑他的神聖心靈，因為缺乏自信而自己貶低它，因

為自覺無法獲得偉大的成就而使它消沉。事實上，他的神聖心靈可以被激發和鼓舞去進行比他所擁有的廣大能力還要多的偉大而崇高的能力。(Vico, 1993: 39-40)

由此可知，要獲得「英雄心靈」，仍然要回到「認識自己」的基礎上。所以，Vico 在演講中以修辭的口吻說：「喔，各位！認識你自己，你將獲得智慧，你將為智慧而生！」(Vico, 1993: 40) 的確，擁有英雄心靈的人，不但是已經獲得智慧的人，而且他也將會為智慧而生！

二、「英雄心靈」的展現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Vico 論及「英雄心靈」時涉及了前述「智慧」所同時包含的「心靈」與「精神」兩個部分，也就是透過心靈的理智作用來理解上帝的智慧，進而掌握到最高真理，以及透過精神蘊含的德性來實踐上帝的智慧，並轉化於實踐社會公共生活；所以，它不只是一種認識真理的過程，更是一種實踐真理的過程，也就是一種英雄心靈的展現。

Vico 在《新科學》中對「英雄」(人物)做了簡短描述：

英雄們相信自己具有一種神性的根源，因此他們相信天神造就了一切事物，並將自己視為天帝之子，這是由占卜而獲知的。他們的存在是屬於人種而不是獸類，他們自認為其英雄氣質具有一種人類之君的自然高貴德性，並向那些從交關中逃離不名譽及獸性團體而拯救了自己的野蠻人誇耀自己的這種自然高貴品質，並設立庇護所供這些野蠻人避難……。(NS917)

基本上，Vico 指稱的「英雄」乃是時代的領導者，他的天性不同於一般人，不但能夠獲知天意(真理)，也擁有高貴德性，能保護大眾，為人類帶來福祉。當然，Vico 對學生演講時所陳述的「英雄心靈」，已經不是指稱一種具體的「英雄人物」，而是意涵上與精神上的「英雄氣質」。而從他的演講中，可以整理出他指稱的「英雄心靈」展現出來的四項氣質：

(一)「英雄心靈」展現一種恢弘的胸襟

Vico 指出，「任何一人能夠用心靈的力量來擁抱宇宙整體，也就能夠包含了天、地和海洋」(Vico, 1993: 54)，也就是說，「英雄」意指一種胸襟，如同上帝可以含納萬物的胸襟。當人們站在最高處，自然產生高遠的視域，而能認識自己的崇高，才得以做出崇高的事來，這正是英雄的心靈。Vico 指出：

匈奴所帶來的戰爭，毀滅榮耀，伴隨破壞，接著就是一片荒蕪；哲學家的戰爭，當抵抗之時不斷鼓舞策動，不屈不撓，等到贏得勝利，便普遍施予仁慈、寬恕和同情。前者在消滅和搶奪中是一種為了流血與財富的貪婪戰爭，它為人們帶來災難；後者在對抗中是為了建立良好的制度，它是人們所必需的。(Vico, 1993: 113)

引文中所指稱的「哲學家」，也就是 Alexander the Great、Julius Caesar、Achilles……之類的人。

(二)「英雄心靈」展現一種正確的判斷

對 Vico 而言，擁有了「英雄心靈」，也就能夠掌握最高真理，並進而將之用於各種情境，進行正確的判斷，而不會受到各種利害之誘惑，所以能夠獲得真正的幸福。⁸

Vico 在論述軍事議題時指出，「在軍事訓練中，最為重要的德性是勇敢，它讓人得以轉變成英雄」(Vico, 1993: 108-109)，而他所指的「勇敢」，並不是一種匹夫之勇，真正的勇敢必然是經過博雅學科 (liberal arts)⁹薰陶的結果，故其中必然蘊含著某種判斷與堅持——朝向良善理想的判斷，以及堅持於實踐這個判斷。

⁸ 由於 Vico 認為「真理和善是一致的，並且具有相同的力量和相同的性質」(Vico, 1982a: 42)，所以「正確判斷」的意涵中已經包含了「真」與「善」的意義。

⁹ Vico 強調的是「文武兼修」的政治，他指出：「當這個國家在文藝上有卓越成就之時，也就是戰爭光榮最被頌揚以及擁有廣大統治權力的時候」(Vico, 1993: 110)。其中對「博雅學科」十分強調，具有希臘羅馬時代的「七藝」色彩。

(三)「英雄心靈」展現一種創造的氣質

如同前述，Vico 賦予「神學詩人」具有崇高的英雄性格，故可以藉此掌握出「英雄心靈」的另一種特質——創造。Vico 指出：

人類祖先在他們魯莽無知中憑著一股全然肉體上的想像力去創造事物。……這種崇高氣魄如此之偉大，連使用想像來進行創造的這些人也感到非常惶恐，因此他們被稱為「詩人」。「詩人」在希臘文裡就是「創作者」。(NS376)

Vico 將人類的祖先稱為「詩人」(神學詩人)，並找出了「詩」與「創作」之間的密切關聯，事實上，這早在 Aristotle (1961 version) 的《詩學》(Poetics) 中就有相同的論述，而 Vico 進一步認為「詩人創造事物的這種能力乃是他被稱為『神聖』的原因」(Vico, 1982b: 76)，這是來自於上帝所賦予的神奇能力，它由人類內在自發而出，就如同希臘人讚頌 Homer 的詩和 Nicomachus 的畫一般，所以被認為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特質。

(四)「英雄心靈」展現一種良善的德性

Vico 將德性比喻為火焰，「它永遠積極地用於照亮每一個生命責任，而最重要的責任是對祖國的服務以及為公共福祉善盡表現」(Vico, 1993: 112)，他希望經由德性讓人們獲得「與天國諸神同在的永恆幸福」，而這種幸福的生活將「帶來最偉大與最真實的歡愉，最偉大與最永恆的和平，以及一種穩固的安定感」(Vico, 1993: 68)，這樣的社會福祉將隨著擁有「英雄心靈」的領導者而得以實現出來。故領導者乃是一位智者，「只有智慧才能從天與地、神與人等各種事物之中辨識和揭露出真理」(Vico, 1993: 67)，「並讓自己投入於追求那些較美好的及類似於神的部分」(Vico, 1993: 69)。

有關德性的議題，Vico 在演講過程中有很多論述，甚至他在《論博雅學科與政治權力》(On the liberal arts and political power) 一書中，也論及武功與德性的關係，認為偉大的將領「配戴德性比起戴著炫耀的王冠還要來得重要」，指出軍事將領修習正義、中庸、克制及寬厚四種德性的重要性 (Vico, 1993: 118)。

綜合上述，Vico 論述的「英雄心靈」顯現在神學詩人、領導者、智者的身上，

擁有恢弘的胸襟、正確的判斷、創造的氣質和良善的德性，是對「智慧」的實踐結果；但必須關注的是，Vico 在「英雄心靈」的意涵中強調一種出自於人類心靈本性的特質——「喜歡追求神聖的、無限的、永恆的事物」(Vico, 1980: 231)，這種本質乃是他結合「上帝」來論述英雄心靈的結果。

三、「英雄心靈」的培育

在第九次演講中，Vico 認為「大學教育」¹⁰包含的學科有一般的或百科全書的 (general or encyclopedic) 與玄奧的或專業的 (esoteric or acroamatic) (Vico, 1980: 232-233)。事實上，他在第六次演講中已經做過類似的區分：

玄奧的學門 (esoteric disciplines) 必須透過教師的講解才更容易獲得掌握，它們是屬於各種博雅學科和科學研究的方法和原理。凡俗的學門 (exoteric disciplines) 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經由自己來習得，它們源自於博雅學科和科學研究這些已經被記載的歷史。¹¹ (Vico, 1993: 134-135)

《新科學》中也提及「一開始詩人們使用凡俗智慧 (vulgar wisdom) 所感受到的有多少，後來哲學家們使用玄奧智慧 (esoteric wisdom) 所理解到的就有多少」(NS363)、「……使哲學家的玄奧智慧能夠和立法者的凡俗智慧結合在一起」(NS14) 等。其實 Vico 所指稱的「玄奧的或專業的學科」，並不是現今指稱職業性質的專業科目，而是指類似於形而上學、神學等有關原理原則的學問，這必須經由教師來進行教導 (Vico, 1993: 139)；而「一般的或凡俗的學科」則是屬於

¹⁰ 中譯者張小勇 (2005: 244) 在註解中進一步指出：「大學 (studiorum universitas)：直接翻譯應該是各種學問研究的統一體」。

¹¹ 「已經被記載的歷史」(the recorded histories) 意謂著是可以被公開的知識，也就是引文中的「exoteric disciplines」，它相對於一種不被公開的秘傳知識，也就是「esoteric disciplines」。根據《論人文教育》英譯者的解釋 (Vico, 1993: 134-135)，這是 Aristotle 授課時的兩種方式，前者是提供給任何學生進行的通俗性學科，在傍晚進行；後者必須經過教師測試與許可的學生才可以學習，在早上授課，因此也就分成了兩種不同的學門。

修辭、歷史等範疇的學問，可以透過自學而得。必須關注的是，Vico 強調德性的發展及社會制度的形成，都必須結合凡俗智慧與玄奧智慧，大學教育要包含由這兩種智慧衍生出來的各種學科，而且這些學科之間應該是統整的，並分別對學生產生不同的功用，而能整體地成就完整的人：

……形上學讓理智從感官的牢籠中釋放出來；邏輯讓推理能力從錯誤的意見中獲得自由；倫理學從敗壞的慾望中讓意志獲得自由。修辭學存在於去證實口語不能違背心靈，而心靈也不能背離論題；詩學讓想像力中無法控制的狂亂獲得平靜；地理學讓直覺的錯誤獲得掌控；物理學以其真實性激發你從平白無奇的自然中獲得它的神奇而讓你感到震懾。(Vico, 1980: 235-236)

這樣的論述乃是從「人的整體發展」來思考學科之間的整體關係。然而，Vico 也從「發生知識學」(genetic epistemology) 的觀點指出了學科知識的分化與形成過程：

由於玄學是崇高的科學，它分配明確的具體材料給它的所有附屬科學；……我們必須將詩性智慧的起源回溯到一種素樸的玄學。源自於這種素樸的玄學，就如同源自於軀幹而枝生出胳膊一般，而出現了邏輯學、倫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它們全都是詩性的；這個軀幹的另一分支是物理學，它是宇宙學和天文學的母親，而天文學再向他的兩個女兒——時歷學(chronology)和地理學——提供了具體事據，它們也全都是詩性的……。(NS367)

這不但指出知識之間的整體關聯性，而且可以看出以「玄學」(自然神學)為主幹而發展出「社會科學」(邏輯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與「自然科學」(物理學、宇宙學、天文學、時歷學、地理學)兩大體系(吳靖國, 2004a: 201)。故 Tagliacozzo (1980) 乃根據 Vico 對於知識的演化過程建構出「知識之樹」(tree of knowledge) 的理論，以「符號體系」做為樹幹，並分支出五個「符號形式」，包括奇幻(magic)、神話、宗教、藝術和科學，以及繼續分支出更細的知識，就

如同一株大樹一般。

在上述引言中，其關鍵之處是「以神學為主幹的發展歷程」，雖然這是 Vico 從人類起源的角度來進行思考的結果，但由此更明確地看到他為何要在〈論英雄心靈〉的演講中提及各學科之間的關係，因為他仍然連結到人之「類似於神性的本質」上，希望透過這些學科來開展人類的神性本質——也就是「英雄心靈」的展現。Vico 在《自傳》中更明確地指出這個關鍵點：

……首先，讓我們顯示出各種學術的原則都來自於上帝；第二、……各種學術之間以最緊密的樞紐彼此聯繫在一起而都處在某種秩序中被陳列出來，並且在它們的起源上都與上帝產生關聯；第三、這些已經被寫出來或講出來有關於天神和人類學問的基礎，如果符合這些原則便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則是虛假的。……一切事物的起源乃是從上帝開始，經由循環而都回歸於上帝，並在上帝之中擁有它們的融貫性；一旦離開了上帝，它們將是全然盲目與錯誤。(Vico, 1975: 156)

在本質上，這些學問是結合在一起的，但因為人們自身的不足，才讓它們分成片段和混亂在一起，它們看似很複雜，但事實上並不複雜而且是統一的 (Vico, 1993: 139)，這個統一和融貫之處，就在上帝那兒，人們必須經由「認識自己」來理解自己擁有追求最高真理的能力，並透過對上帝的虔敬之心，來掌握追求「英雄心靈」的智慧。¹²

掌握住 Vico 這個關鍵性思維，再進一步回溯於上述討論有關「認識自己的智慧」及「英雄心靈的展現」等部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Vico 不斷強調人們透過自身心靈、精神、雄辯而進行的相關作為，都是希望回歸於上帝的統一與融貫之中，而且他所賦予的「大學教育」意義，也統一在這個整體之中。

¹² Vico 指出了一條獲得英雄心靈的神聖真理，也就是「對上帝的畏懼乃是智慧的起源」(Vico, 1980: 231)。這是指對上帝的敬畏之心，它讓人類的「詩性」得以向善發展，也正是 Vico 強調神學詩人得以創造社會制度的動力來源。

肆、大學教育——從「認識自己」到開展「英雄心靈」

一、Vico的大學教育思想

綜合前述，進一步從 Vico 的演講內容歸納出他的核心思維：透過「認識自己」來讓學生向內在的自我進行深思與探究，以促發學生得以更加了解自己的本質；而對「英雄心靈」的提倡，則希望讓學生的自我向外在進行開展，而得以為人類帶來更大的福祉。然而，從「認識自我」到開展「英雄心靈」的整個歷程，正是大學教育的實踐歷程。而在這個歷程中，Vico 揭示了人與世界（天神）的關聯性，也揭示了人與社會的關係，甚至人類自身與知識體系之間的關係，並將這一切融貫在整體（上帝）之中。

然而，當我們面對大學教育時，必須嚴肅思考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應該如何來教育大學生？若經由教育學的觀點來解析這個問題，其必然要掌握兩個主要面向——學生的起點行為與教育要達成的目標；而這兩個面向將繼續衍生出四項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第一、學生處在什麼位置？第二、學生擁有什麼能力？第三、學生應該要追求什麼？第四、學生要如何達成理想？事實上，這四項問題可以被包含在 Vico 提及的「認識自己」與培育「英雄心靈」的相關論述之中：「認識自己」涵蓋前面兩項，培育「英雄心靈」則包含後面兩項。

為了進一步掌握 Vico 的大學教育思想，乃依此處指出的「四項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為架構，結合前面論述的「認識自己」與「英雄心靈」的思想重點，一併提出討論：

（一）在什麼位置？

讓學生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也就是了解自己與整體之間的關係，而得以讓自己處在整體之中；這是對自身角色的認識，藉此才能從自己來關懷整體，也才能從整體來體察和思考自己。

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從 Vico 的思想中整理出對人與神、人與自然及人與他人等三個面向的思維：

1.人與神的關係

在宗教思想的脈絡中，Vico 遵循的基本理念——萬物統一於上帝，甚至他認為自己不斷在討論的「存在、統一、形狀、運動、身體、理智和意志，在上帝那兒乃是整體的一件事，……在上帝那兒，它們是活的」(Vico, 1982b: 53)，但是這些事物對人而言，往往被視為是分離的、無生命的，所以他指出：「無論我們是如何的偉大，或以什麼理由而偉大，面對上帝時我們是微不足道的」(Vico, 1982b: 54)，這不但指出了人類一切生活的最高指導方向，同時也提醒了人類自身行事的敬畏與謙卑態度。

2.人與自然的關係

對 Vico 而言，自然界不是人類可以獲悉的，人類只能產生關於自然世界的意識，不可能有對它的真正知識或科學(郭博文，2000: 15)，因為它被上帝所創造，所以只能被上帝所知曉(NS331)；面對自然界各種事物，人類可思而不可知，只能透過「想像」來進行掌握，並且在敬畏天神的前提下，乃將各種自然事物結合於天神，於是創造了自己的神話故事，形成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和社會制度。這指出了人類、天神、自然物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也說明了人類將想像力作用於自然物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發展情形。

3.人與他人的關係

Vico 將前述「萬物與上帝」(萬物統一於上帝)的關係模式，用來界定「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故指出個體與國家的結合「就如同理性結合在人身上，語言與民族、政府與公民、姓氏與家族、血緣與親屬，以及商品與商業之間的結合一般」(Vico, 1993: 27)，可以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事；而且他在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兄弟」的關係，指出這種兄弟之情的血緣關係乃是來自於祖國，故「祖國的需要、情感和關懷包含了所有人的需要、情感和關懷」(Vico, 1993: 96)，所以要「以兄弟般的愛共同滋養這個公民情誼」(Vico, 1993: 95)，基於此，教育上必須將個人的利益導引到公民的共同利益上，每一個人「必須學習坦率地服務於公民同伴的請求和需要」(Vico, 1993: 96)，並且將「自己的財富或才能分享於這個社會」(Vico, 1993: 27)，這顯現了社會優先的基本論調。

（二）擁有什么能力？

讓學生了解自身擁有什么能力，也就是了解自己的內在構造與特質，進而得以掌握這些既有能力、發展這些既有條件，以開創出自己的可能性；這是對於自身能力的認識。亦即，透過對自我內在的探究和理解，大學教育才得以真正符合學生的需求，而能真正被學生接受，以及真正開發出學生的潛在能力。

Vico 思想中特別強調的人性本質是「欲望」，而當它與「想像力」結合在一起時，所產生的能力特質可以稱之為「詩性」。而值得關注的是，Vico 並沒有將「欲望」與「惡」劃上等號，因為人們透過欲望可以讓自己墮落，卻也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福祉；因此，Vico 在教育思想中特別強調德性的重要，透過修德，來轉化欲望，進而發展「善性」。然而，修德過程中的自省與節制才能超越人類的墮落本性，可見「理性」在導引欲望的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顯然人類本來就擁有詩性、理性與善性，而且 Vico 認為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詩性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原始的特質先於理性而存在，而當它與天神意旨相結合時，便開創出各種學科知識與創建出人類各種制度。

在《新科學》中，對於理性能力的討論並不多，甚至認為它的作用反而讓人類逐漸失去想像力（NS185, NS705），但是在 Vico 的演講中，他為理性找到了一個適切的位置——認識真理的能力，他使用「心靈」這個詞來涵蓋它，也就是說，心靈不但可以認識最高真理，而且讓所找到的真理得以用來修養德性，讓理性與善性接了軌，而將德性的展現稱之為「精神」，並且進一步讓「心靈」與「精神」共同被包含在「智慧」之中。

另外，Vico 也提及人類的自然傾向，例如他認為「我們的本性傾向於好逸惡勞，而且捨難求易」（Vico, 1993: 35），他也認為「人的習性傾向於追求真理」（Vico, 1993: 49），這顯示人性兼具「向下沉淪」與「向上提升」的傾向，這也就賦予了教育具有開展人類可能性的重要任務。

事實上，Vico 論述「智慧」的結構——雄辯、心靈（理智）和精神（德性），即是希望停止人類向下沉淪，而得以向上提升：以雄辯來面對語言失當，以獲得高貴的言說；透過理智來處理紛亂的意見，以獲得明確的認識，經由德性來面對各種邪惡污染，以獲得正確的行動（Vico, 1993: 127-130）。而且，在積極向上提

升的面向，他提出一個自我開展的歷程：

擁抱學術生涯的人必須徹底地放棄他的感官知覺（即使它曾經被認為是本性上最可靠的嚮導），才得以看見事物真正的本性；必須停止那種形塑物理形象的想像力，才得以掌握第一真理；必須擴展狹隘心靈的侷限，並將之延伸到可以包含自然的無限領域；最後必須遮蔽心靈之眼，也就是理性，上帝的奇蹟才能被知曉。（Vico, 1993: 93）

引言中指出了個體自我提升的路徑：超越感官－超越想像－超越理性－感應最高真理（即上帝的智慧）。

綜合上述，Vico 的思想顯現出，人並非本善或本惡，而是亦善亦有惡，但是透過人類近乎神性的本質，可以在教育歷程中逐步積極向善發展，讓人類之善的可能性充分獲得開展。

（三）應該要追求什麼？

讓學生了解要追求什麼，也就是要了解達成「理想之人」的條件是什麼，所以必須不斷地進行追問：要有什麼思想？要有什麼見識？要有什麼抱負？要有什麼作為？這是讓自我得以向外（社會、世界、宇宙等）探索與擴展的過程，也揭示出大學教育必須協助學生找出自己的人生價值與生活方向，以及協助學生認識自己的理想目標。

Vico 認為「榮耀」乃是我們做學問的首要目的（Vico, 1993: 102），故其主張：

每一個人如果想要從博雅學科的研究中獲得最大的好處，並將之連結到榮耀上，則必須為社會公民的共同利益而受教育。（Vico, 1993: 95）

也就是說，為學必須結合於榮耀，每個人的榮耀係來自於為社會共同利益而努力，而致力於社會利益的智慧，則必須來自於上帝的智慧。據此，沉浸在上帝的真理中，才能知曉如何實踐社會利益，進而得以榮耀上帝、社會、國家和自己。

從 Vico 的演講中，可以歸納出他對大學生的三個重要期許：

1. 追求真理的責任

Vico 不斷強調必須從上帝那兒獲得最高真理，真正的智慧係來自於對上帝的

認識，所以他認為學生要有追求真理的責任，這是學生獲得智慧的根本來源。

2.造福社會的責任

當學生掌握真理時，也就獲得了理智智慧，但學生必須進一步將真理實踐在社會之中；對 Vico 而言，有了理智智慧，才能讓學生知曉善惡，進而在社會中做出對的事情，以造福人類，而為人類謀福祉的過程，正是實踐智慧的展現。¹³

3.修養德性的責任

如果對 Vico 的九次演講內容進行歸納，可以獲得他期望大學生在求學過程中必須學習到的五項重點：知善惡、重榮譽、講誠信、愛人類、創新知，而這五項學習重點反映了大學教育中「修養自身」的基本任務。

綜合上述，可以從 Vico 的教育思想中看出，他主張的「英雄心靈」所散發的是一種擁有「智慧」的理想人格，這種人格特質蘊含的就是知善惡、重榮譽、講誠信、愛人類、創新知，這正是 Vico 為大學生揭示的理想人格特質。

（四）要如何達成理想？

讓學生了解如何達成「理想之人」，也就是要了解進行的途徑和步驟，這是朝向「理想之人」必須掌握的行進路徑，所以應該質問：要學習什麼樣的知識？學習什麼樣的方法？掌握什麼樣的技術？這是大學教育轉化為具體學科知識與方法的項目，它讓教師和學生可以獲得具體可行的途徑。

就學習的科目來看，Vico 指出培育學生的「英雄心靈」，必須促其學習形而上學、邏輯、倫理學、修辭學、詩學、幾何學、物理學等學科，他賦予每一學科某種特殊的功能，故可以透過這些不同學科來涵養各種能力和氣質，並進一步藉由欣賞詩人的作品和聆聽演說家的演講來扭轉墮落的本性，以及在神學、醫學、哲學及其他各方面選擇歷史上偉大的代表人物，以起而效尤，並試圖超越（Vico, 1980: 235-238）。由此看到 Vico 所強調的不是對學科知識內容的理解，而是學科對人產生的作用，是對能力與氣質的改變，所以是對「精神」的提升，而不是專指對「知識」的增加。

¹³ Vico 指出：「沉浸在神聖事物的知識中，你可以學到人類事務的審慎智慧：首先是形塑成人的道德智慧，其次是形塑成公民的公民智慧」（Vico, 1993: 138）。

再者，必須關注的是，Vico 主張各學科之間可以被統整在某個學習議題之中，他也具體指出各學科可以提供強化軍事訓練的品質和能力，不同的學科對軍事產生不同的效益，由於「戰爭乃是一種法律的判斷」(Vico, 1993: 117)，¹⁴而博雅學科得以讓軍事獲得正確的判斷。這個主張對現今大學教育而言，揭示出「專業」與「通識」之間的密切關係，也就是以學生所屬的科系為學習中心，讓各種博雅學科得以和專業發展結合在一起，建立起「專業通識」的培育機制，這是一種在專業中發展通識、透過通識成就專業的有機連結。

另外 Vico 也強調，做學問需要「熱情」(Vico, 1980: 244)，也需要勤奮與努力；對於博雅學科與各種科學研究，必須「用高度的心靈投入、用長期的奮勉、用汗水、用持續的訓練、用一點一滴的辛勤」(Vico, 1993: 35)，不斷地「前進到我們能力上允許達到的極限」(Vico, 1993: 87)。

二、對Vico大學教育思想的省思

從 Vico 的演講可以看到，他的思維並不落入技術性的論述中，而是用宏觀的視域為大學生提出學習方向，故本文在省察 Vico 大學教育思想時，也著重於掌握 Vico 的精神，而不落入技術性的思維。以下從三個面向提出討論：

(一) 對思想立足點的省思

有關「大學」的英文 *university* 一詞，來自於拉丁字 *universitas*，原意是「統一體」(趙敦華，2005)，故大學乃是「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Newman, 1947) 或「探索普遍學問的場所」(劉寶存，2004)；但也有學者探究中古世紀開始流行的「大學」用語 *studium generals*，指出它並未直接指涉「普遍學問」的意涵(李康譯，2006；金耀基，2000；陳洪捷，2006)。

¹⁴ Vico 從字源學出發，指出「Jove 的拉丁文名稱是 Ious，而衍生出的意義為『法律』(law) 的 ious 這個古老的字，後來縮寫成為 ius，所以在各民族中自然地就把正義(justice) 和虔敬放在一起教授」(NS14)。故對 Vico 而言，「法律」與「正義」是相關聯的用語，而此處指明了戰爭的關鍵點——一種正義的判斷，而這個判斷，是透過博雅學科而獲得的，因為它「能夠促使人們知曉軍事的光榮之處，並且讚頌軍事行動秩序的尊嚴」(Vico, 1993: 113)。

從 Vico 的演講內容及所使用的 *studiorum universitas* 概念來看，他賦予「大學」具有「各種學問匯集之處」的意涵，明顯地呈現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特質，不但延續古希臘羅馬時期、文藝復興的基本精神，並強調出大學教育所匯集之各種學問之間的整體性與融貫性，而後世學者 J. H. Newman、K. Jaspers 及 R. M. Hutchins 等人的大學理念，¹⁵與 Vico 這種主張是相當一致的。

再從中國的《大學》來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其中述及之「大學」，並非專指學校，而是指稱一種學習內容與層次，所以也可以將「大學」的意涵解釋為一種「宏觀的學習」；而「大學之道」中的「明明德」是指「知道如何彰顯倫理關係」，「親民」又做「新民」，意為「成為不斷創新與發展的人」，而「止於至善」則是指「一切行動都在尋求達到美好、幸福的生活境界」。首先，將這三項說明進一步闡釋為：能夠掌握與執行人際之間的道理（明明德），並讓自己不斷成長（親民），進而為自己與社會創造更美好的生活（止於至善），這才是大學生在獲得「宏觀的學習」之過程中應該要追求的核心目標；再者，根據這個核心目標而更簡潔地歸納出「掌握道理」、「修養自身」、「造福社會」等三項重點，據此對應於上述 Vico 對大學生的三個期許：追求真理、修養德性、造福社會，兩者頗有相似之處。

事實上，中西文化傳統中的大學理念都重視博雅教育，但現今大學似乎更重視專業教育，在「時間有限，知識無窮」的壓力之下，博雅學科與專業學科之間在學習內容上的分割與學分分配上的衝突，遂成為大學校園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但對 Vico 而言，學問的內涵及學科的結構是從整體之中分化出來的，在他的視域中並沒有專業與博雅之間的分割與衝突之問題。但是以目前校園科系分化與教師能力分化的情形來看，兩者的衝突一直是存在的，而仔細分析，造成兩者無法相互連結與融合的主因，並不全然在於學問內涵無法進行理念上的統整，很大

¹⁵ 在博雅教育的脈絡中，大學是人類最高智慧的象徵，它為的是真理而不是實用（Hutchins, 1936），其每一項學術研究與教學的展現都是為了真理與促進生命的成長（Jaspers, 1959），而且不但各種知識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統一性（Newman, 1947），連大學內在具有的功能性結構也是整體不可分割的（Jaspers, 1959）。

成分乃是由於科系過度分化與教師學科知識過度專門化所造成的，而這種情形並非 Vico 可以窺見的。¹⁶

但回到 Vico 的情形來看，他進行的是開學演講，所以是針對大學生的認知，而不是要處理學校運作機制的問題，也就是說，Vico 是從「大學生需要了解什麼」這個核心問題出發來談他的大學理念，論述的重點是要讓學生了解如何在大學中進行相關學習，所以似乎不應過於苛責他僅僅立足於做學問上來談論大學教育思想。

（二）對論述邏輯的省思

面對大學教育，Vico 所論述的「起點」其實不是社會或國家，而是從學生自身的特質出發。事實上，教育如果偏離了學習主體，一味地強調社會責任、國家目的、世界關懷或宇宙道理等，都只是不切實際的放話；能夠真正回歸於學生的需求和條件，來導引學生的思考和熱情，才能引發出共鳴和行動。

Vico 很明確地為學生指出：「我要促發你去揭露的東西，正是你那近乎神性的心靈本性」（Vico, 1980: 230）。這的確是引發學生回到自己來關注其自身的話題，即使他後來仍然不斷地論及社會責任與神聖使命，但是以學生自身的議題來做為前導，再進一步發展出社會福祉及上帝的整體性，這樣的論述過程，從學習心理的角度觀之，似乎比較能夠引發學生的關注和情感。也就是說，回歸學生自己內在的特質，讓學生理解自己的神聖和可能性，才能導引學生將自己的潛能做最有價值的發揮。

然而，這也顯現出 Vico 身為修辭學教師的專長，他必須做一個動人的演說，而最基本的要求是——回到聽講者身上來發展關心的議題。故在造福人群的議題上，他訴諸「兄弟之情」與「祖國之愛」，目的在呼喚學生必須以「公益為先」，

¹⁶ 由於社會上不斷地進行職業分工與專業化，進一步影響了大學中的科系劃分，以及大學對教師學科專門知識的要求，以致於現今大學教育中產生「專業」與「博雅」之間的分割與衝突，絕大部分是來自於大學管理與經營上所形成的，而不全然是知識結構或學問上的問題；對 Vico 而言，他關注於學科知識結構上的關係，但在科系劃分中如何整合及連結這些學科知識，更是難以解決的問題，而這是屬於大學經營上的問題，Vico 並未看見。

也就是要學生從自身開始推演，及至親人（兄弟之情）與陌生人（祖國之愛），以建立起「為社會公民的共同利益而受教育」的正當性；據此，可以看出 Vico 具有某程度的集體主義思想特質。

他也將這種相同的思考論調，不斷用以說明「上帝的統一體」，故在談及學科知識的形成與功用時，雖然從人類的需求與效益出發，卻以「神學」做為統一的基礎；他在《新科學》中雖然三度強調社會由人類自己所創建，卻也不斷論述神學詩人創建社會深受天神意旨影響的情形；因此，在演講中也充滿著對上帝智慧的探求，進而讓教育思想充滿著濃厚的宗教意味。

他的宗教思想可能是來自於時代中不得不為的處境（朱光潛譯，1997: 476），這樣的環境當然與現今教育環境是無法相提並論的，故此處不從「宗教思想是否適合主導大學教育」來論述，而從 Vico 提出的宗教思維所帶來的教育整體發展來進行思考。

宗教在 Vico 的學說中，揭示和引發出「奧秘」、「崇高」、「超越」及「無所不在」的特質，故藉由它，可以發展出一種高度涵蓋性的整體思維，以及磅礴宏偉的心靈氣質，而成為萬物的發源處、知識發展的起點與終點、改造人性的轉化力量、統整人與社會發展的機制……等，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除了宗教之外，還有哪一種思維可以產生這麼大的能量呢？自然科學的發展可以嗎？

也許宗教不宜成為大學教育的基礎，因為擔憂它讓群眾走入迷信之途；但 Vico 的思維卻提醒了大學教育必須尋找一個可以統整各種學科知識與人際德性的基礎，才能更堅定地為學生建構出堅實的學習路徑，而這個基礎應該具有「奧秘」、「崇高」、「超越」及「無所不在」的特質，否則當前大學校園中十分強調的通識教育或博雅教育所希望達成的整體性、融貫性、超越性要如何獲得呢？

當然，在宗教之外，要重新為現今大學教育找到這個高度涵蓋性的整體思維是困難的。然而可以試圖去做的，不再是建構一個提供給所有學生學習的具體而完整之圖像，而是讓學生學習以開放的心靈去面對蘊含於趨向完整圖像時的可能性；故必須重新找回「認識自己的無知」，用以面對「存有」（Being）呈顯出來的可能性，而在科技時代中，仍然可以存在著「詩性思維」。事實上，教育本來就是一種開展個體潛能的歷程，大學教育必然也要回歸於此；所以，讓蘊含在每一個

體內在的奧秘、崇高、超越……等特質得以獲得開展，乃是專業分化十分明顯的當今社會中，大學教育的可能轉向。

（三）對大學任務的省思

將「認識自己」視為大學教育的起點，它的教育目標乃是要開展學生內在的「英雄心靈」，則此時的「英雄心靈」將成爲一種理想人格的標的。而 Vico 賦予的「英雄心靈」意涵，從中國的角度觀之，乃猶如孔子的「聖人」、孟子的「大丈夫」、莊子的「至人」、阮籍的「大人」等形象。而 Vico 所提出的名稱是「詩人」（神學詩人），他要突顯的重點是：詩人在創建社會的過程中能夠感受於天地之間，悠游於天地之境。其中「天」指上帝，「地」指人類社會，擁有「英雄心靈」的「詩人」就立於「天」與「地」之間，從「天」那兒獲得上帝之善的導引，從「地」那兒理解人類幸福生活的條件，當「詩人」立足其間，所要開創的便是促使人類向善發展的社會制度，這猶如《中庸》所指出聖人「制禮作樂」的作爲，乃是「贊天地之化育」者。

其實，Vico 希望學生可以在社會上擔任重要的領導人，服務於社會，爲社會帶來福祉，所以「英雄心靈」的培育過程也就是培養領導者的過程，而這樣的教育思維不免沾染「菁英教育」的色彩。當然，這種菁英教育的思維是 Vico 所處時代中大學教育的特質與任務。

回到現今的大學教育，已經是一種趨於普及化的教育型態，所以必須思考的是：「英雄心靈」適不適合成爲現今大學教育中的理想人格特質？也可以這麼問：普及化之後的大學教育，到底希望爲大學生培育出什麼樣的人格特質呢？現今社會所需要的人格特質，有不同於過去的要求嗎？Vico 揭示的人格特質——知善惡、重榮譽、講誠信、愛人類、創新知，是否也是現代大學教育所要努力達成的呢？否則大學的普及化是否會落入庸俗化呢？

也許不必要從「是否要培養社會領導者」來進行思維，否則將會窄化大學教育的發展，而應該要從大學教育對學生的基本責任來思維，才能銜接大學教育普及化之後必須接受的挑戰；而上述「掌握道理、修養自身、造福社會」三者，是否仍然是現今大學教育的主要任務呢？

伍、結語

在 S. R. Fiore (n.d.) 的〈Vico 與博雅學科中的「英雄心靈」教育學〉(Giambattista Vico and the pedagogy of 'Heroic Mind' in the liberal arts) 一文中，將「認識自己」提高到認識論與形上學的理想形式，而讓「英雄心靈」建基於倫理的知識論(ethical epistemology) 上，於是「英雄心靈」遂成為達成「認識自己」的途徑。事實上，Vico 的相關著作中並沒有類似的相關論述，而且 Vico 是以 Cicero 的理念為出發來闡釋「認識自己」，而 Cicero 特別重視為公眾生活設想的實用取向教育主張，在演講中可以看出 Vico 受到這個影響，所以，Fiore 使用形上學的論調來處理 Vico 的教育演說內容，似乎已經過於嚴肅和矯情，並且偏離了「認識自己」與「英雄心靈」兩者之間的真正關係。

Vico 對大學生的第一次演講以「認識自己」為題，要學生認識自己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指出「認識自己」就是「認識自己的精神」，也就是要能夠知曉自己所擁有如上帝般的精神特質；他的用意是「回歸學生身上來探索自己的可能性」，讓學生理解自己的神聖和可能性，才能導引學生發揮出自身的內在價值，故他進一步藉由對「上帝」的闡釋來引發學生的崇高氣魄，並激發其心靈本性——「喜歡追求神聖的、無限的、永恆的事物」——也就是「英雄心靈」的展現，而這正是 Vico 最後一次演講的主題。

他進行的九次演講都是針對大學生的學習，重點包括：導引學生認識自己、培養德性與智慧、追求誠信與榮譽、實踐公民之責、探究為學之道……等，乃是 Vico 對大學任務與學生學習的重要見解。從這些演講中可以發現，「認識自己」是學生進行各種學習的起點，而「英雄心靈」則是大學教育所揭示的理想人格特質，從「認識自己」到獲得「英雄心靈」，則成為大學教育所應該要去達成的學習歷程；並且 Vico 也為這個教育歷程揭示出整體的、有機的、融貫的學習內容，而讓他的思想充滿博雅教育的色彩。

傳統大學教育的基本責任——掌握道理、修養自身、造福社會，事實上也是現今大學的基本任務；而培育具有「英雄心靈」的學生，也就是為了回應於這個

基本任務。英雄心靈所散發出來的是一種有智慧的理想人格——知善惡、重榮譽、講誠信、愛人類、創新知，而不管是哪一個時代的大學教育，都將朝著培育這種智慧性的人格特質而努力。

不可否認的是，在每一時代中，人性都存在著崇高與偉大，雖然 Vico 不斷地將之與上帝連結在一起，但可以理解的是，他藉由「上帝」的出現來引發出人的崇高氣魄，值得深思的是，我們的教育不必然要循著上帝的足跡來開發「英雄心靈」，但對於培育「英雄心靈」這件事，應該積極尋找它的教育實踐途徑。

當然，Vico 並非從事「教育學」研究的人，他只是為了勉勵學生，提出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看法，所以他的大學教育思想並不是一種系統性的論述，但提供出的神聖氣質與宏偉視域，卻是當今大學校園中極為重要的成分。如果大學校園沉浸在追求功利的意識中，不斷助長工具理性的運作，而讓學生落入「以知識取代學問、以學分取代知識、以時數取代學分」的學習邏輯，讓教師落入計點升等的學術思維，那麼校園中將會逐漸出現唯利是圖、自私自利、錙銖必較、目光如豆的窘境，其所強調的教學、研究、服務之原初意義也將蕩然無存。所以，Vico 提出的「英雄心靈」，可以讓大學真正成為「大學」（宏觀的學習之所），而這種宏偉的視域，更是大學校園中推展教學、研究、服務的根基，這一核心意義可以從下列引文中獲得歸結：

年輕人以英雄的心靈和宏偉的靈魂去做出偉大而完美的事務，去進行你的研究。以整體來培育知識，讚頌你那近乎神性的心靈本性，從充滿在你身上的天神那兒取得了熱情，以高昂的精神長期關注你的課業、閱讀和研究，去承受巨大的考驗……。（Vico, 1980: 244）

這雖然是 Vico 對學生的期許，但是對大學教育而言，如果教師缺乏這種心靈，那麼又如何能夠培育出擁有「英雄心靈」的學生呢？

參考文獻

朱光潛（譯）（1997）。G. Vico 著。新科學（New science）。北京：商務。

- 吳靖國 (2004a)。詩性智慧與非理性哲學——對維柯《新科學》的教育學探究。臺北市：五南。
- 吳靖國 (2004b)。G. Vico「詩性智慧」的哲學構造與教育蘊義。《教育研究集刊》，50 (3)，31-59。
- 吳靖國 (2005a)。G. Vico 與 H.-G. Gadamer 的「共通感」在課室中的蘊義。《教育研究集刊》，51 (4)，117-149。
- 吳靖國 (2005b)。論《新科學》中的社會起源過程及其教育蘊義。《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 (2)，155-192。
- 李康 (譯) (2006)。E. Durkheim 著。《教育思想的演進 (L'evolution pedagogique en France)》。上海：上海人民。
- 金耀基 (2000)。《大學之理念》。香港：牛津大學。
- 徐長福 (2005)。實踐智慧：是什麼與為什麼——對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概念的闡釋。《哲學動態》，(4)，9-14。
- 張小勇 (編譯) (2005)。《維柯論人文教育——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郭博文 (2000)。維柯的社會哲學。載於《社會哲學的興起》(頁 9-53)。臺北市：允晨。
- 陳洪捷 (2006)。何謂 *studium generalis*? ——《大學理念的傳統與變革》讀後獻疑。《北京大學教育評論》，4 (2)，157-160。
- 趙敦華 (2005)。大學的理念和科學民主的價值。《北京大學教育評論》，3 (2)，31-36。
- 劉寶存 (2004)。《大學理念的傳統與變革》。北京：教育科學。
- Aristotle (1961). *Aristotle's poetics*. (H. Butcher,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Aristotle (1953). *The ethics of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J. A. K. Thomson, Tra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Berlin, I. (1980). Vico and the ideal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G. Tagliacozzo, M. Mooney, & D. P. Verene (Eds.), *Vico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Vol. 1) (pp. 250-263).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Fiore, S. R. (n.d.). *Giambattista Vico and the pedagogy of 'Heroic Mind' in the liberal arts*. Retrieved December 12, 2005, from <http://www.bu.edu/wcp/Papers/Educ/EducFior.htm>
- Garin, E. (1981). *Vico and the heritage of Renaissance thought*. In G. Tagliacozzo (Ed.), *Vico: Past and present* (Vol. 1) (pp. 99-116).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 Hutchins, R. M. (1936).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aspers, K. (1959).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H. A. T. Reiche & H. F. Vandershmids,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6)

- Kesson, K. R. (1999). Toward a curriculum of mytheopoetic meaning. In J. G. Henderson & K. R. Kesson (Eds.), *Understanding Democratic Curriculum Leadership* (pp. 84-105).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Newman, J. H. C. (1947).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York: Longmans.
- Pinton, G. A., & Shippee, A. W. (1993). Appendix I. In G. A. Pinton & A. W. Shippee (Trans.), *On humanistic education: (six inaugural orations, 1669-1707)* (pp. 141-14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lato (1956). Apology. In I. Edman (Ed.), *The works of Plato* (pp. 59-88).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 Tagliacozzo, G. (1980). General education as unity of knowledge: A theory based on Vichian principles. In G. Tagliacozzo, M. Mooney, & D. P. Verene (Eds.), *Vico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Vico's essay on the heroic mind* (pp. 110-138).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Verene, D. P. (1981). Vico's philosophical originality. In G. Tagliacozzo (Ed.), *Vico: Past and present* (Vol. 1) (pp. 127-143).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 Verene, D. P. (1993). Introduction: On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G. A. Pinton & A. W. Shippee (Trans.), *On humanistic education: (six Inaugural orations, 1669-1707)* (pp. 1-2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ico, G. (1975). *The autobiogra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T. G. Bergin & M. H. Fisch, Tra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25-1728)
- Vico, G. (1980). On the heroic mind. In G. Tagliacozzo, M. Mooney, & D. P. Verene (Eds.), E. Sewell & A. C. Sirignano (Trans.), *Vico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Vol. 2) (pp. 228-245).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Vico, G. (1982a). On method in contemporary fields of study. In L. Pompa (Ed. & Trans.), *Vico selected writings* (pp. 33-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10)
- Vico, G. (1982b). On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Italians taken from the origins of the Latin language. In L. Pompa (Ed. & Trans.), *Vico selected writings* (pp. 49-7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10)
- Vico, G. (1993). *On humanistic education: (six inaugural orations, 1669-1707)*. (G. A. Pinton & A. W. Shippee, Tra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2)